云南的契丹族后裔和契丹字遗存

陈 乃 雄

[提要] 云南省境内有一部分自称“本人”的居民，他们被分别归入汉、布朗、彝、佤等民族。“本人”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他们的家谱、传说以及有关史志记载证实了这一点。尤其是刻在墓碑上的零星契丹字以及遗留在“本话”中的一些与蒙古语族语言，特别是与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谐音的成分，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证明今日之“本人”虽然不一定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嫡系子孙，但他们作为契丹人的后代，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本话”很可能是古老的契丹族来到云南，借用了当地土著濮人之一支的语言而又融入自身固有的某些词语成分，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语言。

一

契丹，是我国北方古代民族之一。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07年即可汗位，公元916年称帝，建立了时曰契丹、时曰大辽的王朝，绵延二百余年，与五代、北宋并存，创制过自己的文字的政权。辽亡以后契丹人的去向，素为研究者们所关注，但总的说来，却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上刊登桑耀华的文章《施甸县本人（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附件《由旺蒋姓宗支叙》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盖闻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生于天地之间，皆有木本水源。木有本也，木发千枝皆共本；水有源兮，水流万派悉同源。根深者枝必茂，源远者流自洁也。噫，吾祖籍镇南京，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先宋登帝于辽，位传十二世至阿育祖，因得疾病而造无量宝塔，霞光远映，由斯醒悟遁世，修身而成正果，位及金马，传于太子，被金人所刻。后裔改称为莽，随师征南有功，升授武略将军之职，实授金齿司住持。数代亦发数枝，分尼鹤庆、邑林、腾越。后至大明洪武十五年，因岳缅造判，维吾祖奉旨调遣马步精兵得胜，分授施甸长官司世袭土舍之职，由此复征蛮夷，陆续落业平安、平戛、猛板，仍袭舍职数代。惟木瓜榔乃九册之土舍旧址，受恩于洪武十五年，钦授永直郎，延至正统，封受武略将军之职，改莽姓为蒋。由始至今，年远代深，阐明裕后矣。”

同一本书上还刊登了杨毓骧的文章《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杨文中的“蒲满人”指的就是桑文中的“本人”。蒲满，是汉文史籍中对云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先民的一种称谓。汉、晋时统称为“濮”，唐、宋时称“朴子蛮”，元、明、清时称“蒲蛮”。明代分称佤族为“哈剌”。清代始见“崩龙”族称，即今之德昂，其余仍称“蒲蛮”。蒲人（濮人）支系繁多，故素有“百濮”之称。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

布朗族。“本人”是布朗族内部部分居民的自称。他们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对于被人与蒲满（＜蒲蛮）混为一谈颇有反感。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杨毓骧公布的在昌宁大塘区新谷乡中寨山林中一片本人墓地里发现的题为《阿公碑文原序》的石刻首段就说：“公原籍乃辽东人氏，宋末时，公之先祖保机……越数年，兴元灭金……不意遭逢变世，保机后裔四散奔走，遑遑而迁。□公之先祖移居滇西顺宁而觅其食。”

过去学术界只有过关于达斡尔族是契丹之后的推测，却从未有过把契丹同遥远的云南联系在一起追寻他们之间的共同渊源的。如果云南的“本人”真是契丹族的后裔的话，那么他们的语言里会不会留下一些契丹语的底层？所以，我于1990年冬，怀着极大的兴趣，对云南施甸县的“本人”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同行者有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蒙古族讲师那顺乌日图，协助我们工作的有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的佤族年轻干部李向荣，接受我们访问和调查的有当地的本人干部、群众（昆明市的蒋蔚复，施甸县的蒋鹤春，大竹蓬的蒋光武，姚关乡大乌邑的蒋少拔，何元乡莽王寨的蒋朝位、蒋朝清、蒋朝章，摆榔乡大中村的李文耀、李才顺、李有能、李关保，木老元乡哈寨的阿文兴、阿文孝等）。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得知本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境内。施甸古属哀牢国，西汉设不韦县，蜀汉三国以前归孟获管辖，唐属南诏国，宋属大理国。元灭大理，乃归云南王忽哥赤统治。另外，在保山市、腾冲、龙陵、昌宁、镇康、永德等县，以至大理、楚雄、思茅、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州所属县的一些村寨里也住有本人，人口总数约10余万，除一部分被定为布朗族外，也有被列入香堂（彝）、佤等民族的。大量住在坝区，使用汉语的本人，则选择了汉族作为自己的民族成分，至于他们的历史，综合一些家谱、方志和传说，大致可以确认他们与历史上契丹人的关系。

《元史》中关于忙古带及其父祖事迹的履历，包括转战川黔云南一带和封官进爵的记载，与本人对于自己的祖先的传说颇多相符之处。不过《元史》没有把忙古带的曾祖父耶律秃花当作耶律阿保机的皇族嫡裔加以介绍，只说“契丹人，世居桓州”。根据这些情况似乎可以确定，今日之本人虽然不一定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嫡系子孙，但他们作为契丹人的后代，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传说中的祖名与《元史》中的记载不合，可能是由于世代口传难免以讹传讹，另外也还有大名小名之间的差异。

二

本人的语言，因山区和坝区而不同。居住在坝区的本人长期与汉族交往，都使用汉语，居住在山区的本人则使用着一种接近布朗语、德昂语、佤语的叫做本话的孟—高棉型语言。无论汉语还是本话里，都夹杂着一些特殊的语言成分。也许这些特殊成分就反映着古老的契丹语底层。

先来看看本人所操汉语中的本族古老语词遗存：

据施甸长官司契丹遗族中的老人们说，传说当初择此地而居是因为此地的山水形势酷似祖州故地。长官司背靠营盘山，山两侧流出两河，一曰鄂母都儿河，一曰额木节儿河。这两个河名很可能是契丹人起的。达斡尔语中把“龙”读作 mudur，正合“鄂母都儿”中“母都儿”这个音，“鄂”既可能对应于达斡尔语表宽阔的 au，也可能对应于本话中表大的 a，达斡尔语中把“生格子马”读作 əmdʒir 或 əmdʒəːr，引申为“暴烈的”、“汹涌的”等义，正

合“额木节儿”这个音。此河平日温驯柔和，一到雨季据说确实水势凶猛。

操汉语的本人把“站着稍候”说作baidʒe，这同达斡尔语和蒙古语里表示“等一等”的baidʒ加上一个语气词如出一辙。把“当铺”说作darmadʒa，达斡尔语里darma:表示“赊购”，意义有联系。把“拢总”说作xambara，把“抢”说作bula，把“全部”说作balgu，把“众人”说作kərə，这些，与达斡尔语里分别表示相应意义的xarəm，bələ:，bolgʷ，gərən相似。

本人儿语中“吃饭”叫tʂl maŋ maŋ，“睡觉”叫ʂui no no，“喝水”叫tʂl wu wu。maŋ maŋ在达斡尔族儿语中也正是“吃饭”的意思。no no里的no则是蒙古语族诸语言表示“睡眠”的词的共同主干（蒙古：nɔir，达斡尔：noir，东部裕固：nu:r，土族：no:r，保安：nər，东乡：no）。《契丹国志》第二十二卷《四京本末·上京》中说：“番语山为‘胡都’，水为‘乌’”。可见wu wu里的wu与契丹语正合。语音重叠以充当儿语的作法，是许多语言的通例。操汉语的本人称“妈妈”为amou。《辽史·国语解》列有“耨斡麽”条，注明“麽”为母称，正与amou谐音。

本话虽然语法上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一致，如词序属主谓宾类型，修饰语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后等，但词汇上却有很大差别。我们从大中和哈寨的发音合作人口中一共记录了1326个本话语词，与汉语、布朗语、德昂语、佤语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显然借用汉语的词有159个（占11.99%），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谐音的有26个（占1.96%），与德昂语谐音的有32个（占2.41%），与佤语谐音的也有32个（占2.41%），既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又与德昂语谐音的有5个（占0.38%），既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又与佤语谐音的有35个（占2.64%），既与德昂语又与佤语谐音的有5个（占0.38%），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德昂语、佤语都谐音的有68个（占5.13%），而其他964个词，也就是说占72.7%的词自具特点，既不同于汉语，也不同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和德昂语或佤语。其中有100多个，似乎真的与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语言，特别是与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语言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以哈寨本话为例，与达斡尔语谐音的如（哈寨本话/达斡尔语）：

人	u/xu:	小孩儿	ɲyan/niuŋ	客人	nixəŋ/ane:ke:
胃	kə:l/kə:l（腹）	乳房	mu/mək	后脑勺	gəla/gaul
毛	səu/xusʷ	锯子	gʐe/kirə:	蛋	ntaq/əndugʷ
山岭	dɯva/dawa:	尖儿	dʒir/xudʒu:r	草	dzuxo/sogui
街	gia:/kia	指	dʒiu/dʒor	驮运	dzəxɯx/dʒe:ge:
躺	kə/kərt	吠	kʂa/kotʃ	自己	ou/wə:r
竹子	ʂɯ/sus	其他	ŋagəi/nugʷə:		

与蒙古语谐音的如（哈寨本话/蒙古语书面语＊蒙古语口语）：

咒骂	dzɔxɔ/dʒuxə＊dʒux	中间	dɯtʌr/dɔtɔra＊dɔtɔr（里面）
洒	qʂa/asxa＊asag	好看的	gɔfiŋ/gɔjɔ＊gɔj
休息	sɯx/səgxi＊səgxi:	路	dʒan/dʒam
抓	bʐa/bari＊bær	冲锋	dæ/dagari＊dæ:r
追赶	kɯ/xɔgəgə＊xɔ:	婴儿	niu niæ/nilxa＊nilax

以上词例无非表现了一些语音的变化。如果以达斡尔语或蒙古语为准来比照本话，再用蒙古语族其他语言加以印证，大致不出下面几种情况：（一）减音或增音现象；（二）语音对应现象；（三）语音换位现象。

有一些单音节的本话语词，同达斡尔语或蒙古语多音节语词中的某一个音节谐音。如果说它们属于同源，那么也可以说是某些语音脱落的结果。例如“字”，达斡尔语读xərgən，本话读xə；“口吃的”，达斡尔语读kəlgi:，本话读kə。本话的读音与达斡尔语的词首音完全一样。“筋”，达斡尔语读ʃirbəs，蒙古语读ʃirboso、＊ʃorbos，本话读si，辅音由舌叶清擦音变为舌尖前清擦音。“镫子”，达斡尔语读durə:ngi，蒙古语读dorogə、＊doro:，本话读dɯ，元音的发音部位和唇形圆展略有改变。“暖”，达斡尔语读dula:n，蒙古语读dʊlagan、＊dʊla:n，本话读to，主要是不送气音变成了送气音。“热”，达斡尔语读xaluŋ，蒙古语读xalagʊn、＊xalʊ:n，本话读ga，主要是擦音变成了同一部位的塞音。以上是保留首一音节发展成词的情况，保留末一音节发展成词的例子可以举出“肥的”gaŋ，自来达斡尔语的targuŋ或蒙古语的targʊn、＊targan；“紧的”ga，来自蒙古语的tʃiŋga、＊tʃaŋg等。这种语词单音节化的倾向其实并不特殊，在蒙古语族的好些语言里，与蒙古语书面语相比，都存在这种现象。例如：

蒙古语/土族语

话	ugə/go	吃	idə/de	回家	ʊlʊs/lus	现在	ɔdɔ/do
不	ulu/li:	不	əsə/si:	缝纫	ɔjɔ/jo:	反刍	xəbi/ke:

蒙古语/东乡语

湖	nagʊr/no	脸	nigʊr/nu	没有	ugəi/u	怀抱	əbur/o
窝	əgur/xo	气	agʊr/xo	篦子	ʃugur/ʂu	不能	jada/da

蒙古语/东部裕固语

洗	ʊgija/gua	笑	inijə/ɲi:	柄	əʃi/ʃə	痛	əbəd/βed
冬	əbul/βəl	穿	əmus/məs	山羊	imagan/ma:n	乳牛	unijən/ni:n

蒙古语/保安语

短	ɔxɔr/gər	多	ɔlan/ləŋ	痊愈	ədəgə/ge:	不是	biʃi/çi
哭	ʊxila/la:	睡	ʊnta/ta:	这个	ənə/nə	那个	tərə/tə

而蒙古语本身，拿口语同书面语相比，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和普遍。

总起来说，本话很可能是契丹族来到云南，借用了当地土著濮人之一支的语言而又融入自身固有的某些词语成分，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语言。

三

这次考察的一项重大收获，是在施甸县城东北约6公里处蒋姓契丹遗裔聚居的大竹篷村（旧长官司）东山小田坝伯坟坡意外拓得“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碑一通。碑右首行“甲山庚向”四字之下竟刻有“穴 公”两个典型的契丹字。

上文已经说过，阿苏鲁是施甸契丹后裔的一世祖。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1404）。后因其孙阿龙谋反遭到镇压，阿苏鲁的墓地也被破坏。一直到清道光癸卯年（1843）十二月四日才为蒋氏子孙重修。

查诸契丹字文献，“穴”作为单体字，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清格尔泰、刘

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著《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凡28见。它与“”结合构成的词组，见于道宗哀册第4行、故耶律氏铭石第13行、萧仲恭墓志第10行。“”义月，“”表示正月，这早已为罗福成以来诸家契丹字研究者所公认。“”与“”构成的合成字，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凡13见，另有带有附加成分“”的“”3个，郎君行记中分别译作太守和有司，所指同为地方首长。“”读da，长官之谓也，蒙古语、达斡尔语、满语里均读此音。至今内蒙古地区仍普遍地把苏木长称作苏木达。除此之外还有10个“”，系“”的领格形式。若取正月中之正与首长中之首的通义“第一”来解释许王墓志第22行中的“”和萧仲恭墓志第20行中的“”，“”义子，“”音品，则前者当译长子，后者当译一品。阿苏鲁生前任施甸长官司正长官，是当地行政官员中的第一把手，恰与契丹字“”所表示的意义相符。至于“”的读音，根据《辽史》语解中关于“首”曰“耐”的记载，当为 nai。由此可知，出现在阿苏鲁墓碑上的“”(naida)二字，并不像阿苏鲁的子孙们过去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说明自己族源的暗号”，而是既属一种族源的象征，同时也是使用祖传文字符号对先人身分的准确记录。

阿苏鲁墓碑虽然只是一块汉字中杂有不过两个契丹字的墓碑，但它的发现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传世契丹文碑铭年代最近者不晚于金代，如萧仲恭墓志、郎君行记等，金以后再也没有在墓志、铭石上镌刻过契丹文字。迄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首次出土辽庆陵碑刻之前，世人仅从北宋王易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义的《书史会要》中见到过辗转传抄的“其大概意思为”“朕敕走马急”等极少数几个契丹字的描画。后来契丹字碑刻发现渐多，但出土地点只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而阿苏鲁墓碑则是我国南部边疆第一次发现的唯一一块刻有契丹字的墓碑，其年代远远突破了历史所载契丹文字使用的下限，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注意：肯定还会有更多更近的契丹文资料出土，为学界提供更多更新的研究材料。

果然，据1993年第4期内蒙古大学学报发表的杨毓骧的文章《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透露，近两年来，云南境内的契丹字遗存又有新的发现。施甸县大庙村确儿得的“阿龙之墓”、施甸县仁和乡蒋家松林的“武略将军莽公讳翁之墓”碑上也出现了契丹字“”，只是后一块碑上“”字漫漶难辨。前者除“”二字外，还刻有“，，，，，，，，”等字。其中“”是汉字“王”的音译。郎君行记第5行“”（王圭，人名）以及许王墓志第2行“”（许王）、“”（尚父混同郡王）、第24行“”（漆水郡王），萧仲恭墓志第4行“”（一字王，时位格）、第16行“”（娄室大王，领格）、第21行“”（兰陵郡王）、第22行“”（成王）、“”（济王）、第23行“”（郑王）、第24行“”（越国王）等均可互证“”为王之不误。“”义廿，“”义礼，早为罗福成以来诸家学者所公认。它们出现在这块碑上，有可能与墓主人的辈分和礼俗有关。“”为虎之音译。这从萧仲恭墓志第20行“”（龙虎卫上将军）一组字中可以得到证明。

“”作为单体字只在萧令公墓志残石第19行出现一次，它不出现在合成字里，所以在全部原字出现频率统计中它事实上只出现过一次。细察萧令公墓志上的“”，与下一字“”构成的字组，结合紧密，酷似兴宗哀册第19行和萧仲恭墓志第25行的“”。“”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凡22见，出现在合成字中时与“”形体极近。据此，

可以设想“”实为“”之异写。而“”字作为单体字出现时，王弘力认为应解“南”（《契丹小字墓志研究》，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日本丰田五郎同意这个意见，并进而将许王墓志第6行的“”译为“南院副部署”（《关于契丹小字的方位和一些数词》，载改革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民族史研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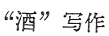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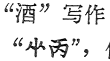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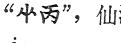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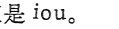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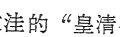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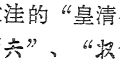
“”作为单体字只在仁懿哀册第8行出现一次，作为语法附加成分则在动词型变化和静词型变化里都有发现，而且频率很大。由此看来，它既代表静词的一种形态，又代表动词的一种形态，人们猜测它在静词里有可能是凭借格的附加成分。至于它出现在数词之后构成序数词的现象，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例如兴宗哀册第10行“”（第六朝圣汗）。即实将萧仲恭墓志第6行和许王墓志第48，49行的“”、“”分别译作“第三”，“第四”，都是把“”视作序数的附加成分（《关于契丹数词音读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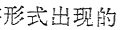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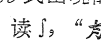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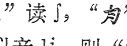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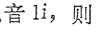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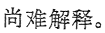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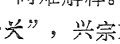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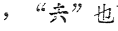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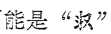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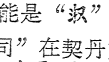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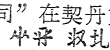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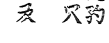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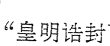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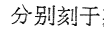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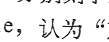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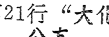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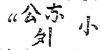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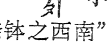
“”和“”（“”的异写）作为单体字只在庆陵壁画题字中各出现一次。“”作为起始音出现在字首的情况很多，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涉及161字，其辽代读音为k或x，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k，x，tɕ，ɕ。例如，“司空”在萧仲恭墓志第5行写作“”，“开国伯”在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写作“”，“宣徽院”在萧仲恭墓志第19行写作“”，“黄应期”（人名）在郎君行记第5行写作“”，“许国王”在许王墓志第5行写作“”，“兴宗”在兴宗哀册第2行写作“”。“”和“”是一对异体字。兴宗哀册、仁懿哀册、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中多写作“”，道宗哀册、故耶律氏铭石、萧仲恭墓志中多写作“”，宣懿哀册中则两种写法并用，但以后一种写法为主。“”、“”常用在动词词缀中，从它的变化特点看，很像是过去时形动词的附加成分，且与圆唇元音“、、”等配伍出现，所以拟音作sun。它又能与领格附加成分“”构成“”（兴16等），“”（道12等），与时位格附加成分“”构成“”（许12等），与复数附加成分“”构成“”（仁14等），由此看来，“”或“”本身又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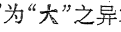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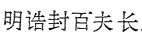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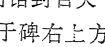
“”字音义均不详，只知它不以单体字的形式出现，与别的原字结合成字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共36次，其中出现在字首者8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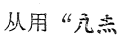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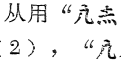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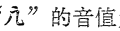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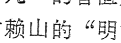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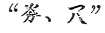
音义为王的“”字还出现在施甸县木瓜榔村东山老官坟地“皇清待赠孝友文毅显考蒋老府君寿基”碑(道光十一年，1831)上。立于同一年的“皇清待赠孝友醇谨祖考蒋老大人之墓”碑上还有一个“”字。“”和“”是一对异体字，前者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未见有构成单体字的词例。后者作为单体字只在庆陵壁画题字中出现两次，而作为合成字的音素，它们的出现频率不低，读音当是uŋ。例如，“公，功”作“”（仲5,11）～“”（许1,令6），“宫”作“”（仲8，郎2），“同，统”作“”（仲21,23）～“”（许2，令6），“通”作“”（道2）～“”（宣2），“中”作“”（仲22）～“”（郎5，许7），“空”作“”（仲5），“宋”作“”（仁8）等。

在施甸县长官司东山大楼子石墙坟地的“清故显考妣……”墓残碑（康熙甲申年，1704）上发现了一个“丙”字。“丙”在契丹文资料里既有以单体字形式出现的，也有出现在合成字里的。作为单体字的如道宗哀册第35行有“”，宣懿哀册第19行有“”，许王墓志第45行有“”等，义均不详。

出现在合成字里的如国子祭酒的“酒”写作“”或“”，监修国史的“修”写作“”，陈留国王的“留”写作“”，仙游殿的“游”写作“”，宫使的“宫”写作“”，显然“”的音值是iou。

在昌宁县邑林村蒋家山大伯坟洼的“皇清待赠乡谧醇悫公享阳六十五寿蒋老大人墓志”（嘉庆八年，1803）上，发现有“”、“”两字。“”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只在庆陵壁画题字中有以单体字形式出现的，其他资料中都出现在合成字里。郎君行记中的“”对应于“郎君”。“”读ʃ，“”读a。《辽史·国语解》中提到契丹语把“郎君”称作“沙里”。若为“”拟音li，则“”正好读ʃali，与“沙里”之音吻合。但是单独一个“”表示什么意思，尚难解释。从萧仲恭墓志29行有“”，许王墓志45行有“”，仁懿哀册23行有“”，兴宗哀册10行有“”，其中“”均可充当静词变格词缀的情况推测，“”也可能是一个名词。至于“”，不见于《契丹小字研究》所收契丹字资料，很可能是“”字的异写。“”不能充当单体字，只出现在合成字里，读音为ka。“开府仪同三司”在契丹文里就写作“”。而“”、“”等，都是契丹文碑铭中常见的词组，前者义“奉敕撰”，后者义“呜呼哀哉”。

保山市辛街乡龙洞村后祖坟地“皇明诰封百夫长始祖讳都鲁阿将军太君墓”（嘉庆十七年，1812）的碑上有两个“十”字，分别刻于墓碑下方左右两侧的宝葫芦上。日本的丰田五郎释“十”为“西”，拟音作hörene，认为“东，南，西，北”在契丹字中分别写作“”、萧仲恭墓志第9行“”、道宗哀册第5行“”为例，分别译作“东京留守”、“北西招讨司”（即“西北路招讨司”）、“捺钵之西南”（即“捺钵之西南”）。如果木瓜榔村东山老官坟地的“蒋老大人之墓”碑上的“”为“”之异写，那么或许本来也是一个表“东”的方向词。

龙洞村后祖坟地还有一个“皇明诰封百夫长二世祖讳保阿将军太君墓”（嘉庆十七年，1812）。其墓碑上也有“十”字，刻于碑右上方的宝葫芦上。除“十”之外，还有一个“”字。“”字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出现频率甚大，但作为单体字则只见于兴宗哀册第33行和许王墓志第57行各一次。从用“”译写光禄大夫（仲21），“”译写国子祭酒（宣2），“”译写功臣（许36），“”译写金吾卫（许12）等来看，“”的音值为g无疑。“”在当时的读音是gim。

“”字还出现在施甸县卖糖村赖山的“明故显妣孺人蒋门李氏之墓”碑（天启元年，1621）上。此碑除“”而外，尚有“”两字，我怀疑其中的“”会不会是“”之误刻或误摹。《契丹小字研究》曾解宣懿哀册中的“”为耨斡麽，读nou—wə—mo。“”为“”的异写。《辽史·国语解》注曰：“耨斡，后土称。麽，母称”。《辽史》卷七十一说：“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忒里蹇，尊称曰耨斡麽，盖以后土而母之云。”在一些碑文中，尤其是一些碑文的韵体铭词中，“”这个字常同“”互相呼应，成对出现。“”为“天”意，早为学者公认，则“”解作“地”，正合“后土”之本义。赖山墓主人李氏具有孺人的身分，用“耨斡”称之虽有僭越之嫌，但天高皇帝远，且“”这样的契丹字又不为外人所识，作为族内标志，也终能安然保留至今。

无论从本人的碑记、家谱、方志、传说，以至对本人语言特点的考察中，都可以证明他们确系古代契丹族的遗裔。虽然契丹这个族称尚未被确认，但其存在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哈萨克语土耳其语辅音对应特点

——兼论语音对应与语言影响的关系

王 远 新

[提要] 文章着重分析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辅音对应，兼及语音对应与语言影响的关系。作者认为，两种语言分别保留了古突厥语不同方言的特点以及后来分化演变的特点是造成辅音间复杂对应和传承关系的主要因素。在语言发展内因和语言影响交互作用下，共时语流音变有可能发展成历时语音演变的公式；共时条件下的一些语音变体有可能在历时演变中分别取得独立音位的资格。分析亲属语言语音对应特点时，既要以固有词为主要依据，又要考虑语言影响与语音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哈萨克语属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组（又称西南语组），土耳其语属突厥语族乌古斯语组（又称西北语组），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历来被突厥语言学家看作是克普恰克语组和乌古斯语组中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语言。因此，分析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的语音对应特点，不仅对于进一步认识它们各自的语音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有帮助，而且对于进一步了解克普恰克和乌古斯语组的语音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也有益处。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哈萨克语与土耳其语的辅音对应特点，兼论语音对应与语言影响的关系。

二

古代突厥文献语言①、哈萨克语、土耳其语辅音一览：塞音：古突厥语有b、p‘、t‘、d、k‘、g、q‘；哈语有b、p‘、t‘、d、k‘、g、q‘；土语有b、p‘、t‘、d、k‘、g。塞擦音：古突厥语有tʃ‘、dʒ；哈语有tʃ‘、dʒ；土语有tʃ‘、②dʒ。擦音：古突厥语有f、s、z、ʃ、h、ʁ、x；哈语有f、s、z、ʃ、h、ʁ、x、v；土语有f、s、z、ʃ、h、ʁ、v、ʒ。鼻音：古突厥语有m、n、ŋ、ɲ；哈语有m、n、ŋ；土语有m、n。半元音：古突厥语有w、j；哈语有w、j；土语有j。边、颤音：古突厥语有l、r；哈语有l、r；土语有l、r。

通过与古代突厥语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哈萨克语和土耳其语的辅音具有以下对应特点：

① 以下简称古代突厥语，有关古代突厥文献语言的辅音及演变特点主要参考《古代突厥语文献语法》，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1979年9月油印本。

② 古代突厥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的送气清塞音、塞擦音与不送气的同部位清塞音、塞擦音不构成对立性差别，为了印刷的方便，以下均不标送气符号。

MINZU YUWEN

№6

A Bimonthly

December 1994

The Third Discussion on Affiliation of Tai Languages……Luo Meizhen (1)
Liushu in the Naxi Script
——Commemorate Linguistist Fu Maoji……Zhou Youguang (12)
Descendants of Qidan Nationality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ir Script Left……Chen Naixiong (20)
Features of Correspondent Consonants of Kazakh and Turkis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iaphones and Language Influences
……Wang Yuanxin (27)
On Korean Words in "Comparison of Words between Mongolian and Korean Languages"……Li Dechun (34)
On the Origin of Ton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Chen Qiguang (37)
On Kinship Terms of Jingxi Speech of Zhang Language
……Zheng Yiqing (47)
Some Basic Viewpoints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Kam-Tai Language……Liang Min (57)
Verb-Object Nouns of Yi Language……Ou Muji (60)
Features of Tianba Speech of Yi Language and Its Formation Causes……Munaireha (64)
Names of Twelve Animals and Numerals of Ancient Tibeto-Burman
……Wu Anqi (70)
Commentary on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Yu Yan (72)
Summary of the Sixth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Associa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Wu Qinghe (75)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Organizations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Writings of Guizhou Province……Yang Yadong (77)
A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Minzu Yuwen 1994 …… (79)

民族语文

（双月刊）
主　编　照那斯图
责任编辑　刘光坤
一九九四年第六期
（总第九十期）

编辑者　《民族语文》编辑部
（北京市〔100081〕民族研究所）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印刷者　民　族　印　刷　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　购　处　全国各邮电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1994年12月5日出版

国内代号：2—525
国外代号：BM 132

ISSN 0257—5779
CN 11—1216/H

定价：1.20元